

苏菡玲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一个女人的梦

YI GE NÜ REN DE MENG

3

- ◆ 黑夜打开她的宝库 让我飞翔
- ◆ 世界之外 存在如此神奇的世界
- ◆ 身体之内 深藏如此真切的我



散文
文集

在梦里 每个人

都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让我们领略

那童稚般的奇谲 现代电影般拼贴的画面

河南文艺出版社

苏菡玲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一个女人的梦

YI GE NÜ REN DE MENG



散文
文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人的梦/苏茜玲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一… II.①苏…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41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印张 216.5
总字数 3173 000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捕梦者苏菡玲

——一个女人潜意识中的自我表达

行者

我们不知道动物们会不会做梦,也许会吧,但它们未必知道自己在做梦。它们不知道梦为何物,更不会把梦记录下来分析一番。这样说来,梦确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唯有人才拥有它。

古代的人们倾向于把梦看作神秘的启示,这让占梦师成为一个高贵的职业。现在的人们不那么迷信了,梦几乎成了无用之物,如同人身上偶尔会分泌出来的汗珠,你不擦去风也会把它吹干。

一个人一辈子大概会做无数个梦,有些梦我们记得,更多的梦被我们遗忘了。我自问一下:我记得我自己这一生中的几个梦呢?恐怕很少。哦,对了,我记得一个有关鱼的梦,因为它被我写入一个短篇小说了。其他的无数的梦统统地逃跑了,不留下一丝云彩,正如它们轻轻地不请自来。现在,说真的,我为它们的丢失感到惋惜。

这么说吧,我们之所以没有用笔记下自己的梦,不是我们懒散,也不全在于我们不愿意公开自己最为私密的东西,而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

这想法是青年作家苏菡玲这本记梦的新著所带给我的,这本新著的名字叫《一个女人的梦》。

苏菡玲肯定爱做梦,和一般人尤为不同的是她看重她的梦。她对她的梦情有独钟,梦醒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抓住她的梦,如同抓起一把鸟的叫声一样,免得这无色无香、飘逸无羁的东西转瞬即逝没了踪影。她猎人一般将她的梦捕捉起来,关进她梦的花园,让这些梦继续它们的存在。她把那些无形而有象的东西

转换成文字,排列成一支长长的队伍,一支梦的大军,贡献给我们这些不懂得珍惜梦的人。(我想这也是一种马太效应,对梦持续的关注会强化她体内做梦的机制,促使她做更多更有意思的梦。)这是一项充满诗意的工作,起码在她做梦之时及其醒后记述之时,她变成了梦的工具,变成了梦的记录者,同时,也是梦的主人。

苏菡玲只是记录,不加修饰,不加整饬,这是一种科学和实验的态度。她不用清醒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去改造它们,分它们为三六九等美丑贵贱,她平等地尊重它们。也就是说,这些梦就是她梦中的影像,哪怕它们过于简陋或者过于晦涩,哪怕它们恐怖得过分或者温柔得没有道理。——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如果她按某种固定的概念或因某种避讳而随意取舍、歪曲、重构,那就不是真正的梦了,那就失去了科学的意义(当然,可以看出来,苏菡玲这些梦亦是拣选后的成品,有些不那么完整的、在她看来没有多大意思的梦怕是被她舍弃了。哎,没有办法,事情一进入社会层面,你就要遵从其中的成规)。我看重这些梦的原始性,它们不单可供我们欣赏,亦可供学者们做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人的潜在的意识,人(特别是童年时代)在清醒状态下有很多东西(如本能性的东西)被所谓的超我(如道德之类)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了潜意识,一种情结,它会用梦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我说,梦是人的生理(眼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感)、心理、经验、幻想、社会现实等等揉搓搅和出来的一个集合体。它是生理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它是上帝在人的大脑里创作的文学作品。或可叫影视作品。它只有一个读者或者观众,那就是做梦者自己。我说梦是作品,不是比喻,真的是这样。20世纪初法国等地一些作家艺术家搞超现实主义,试验自动写作,即一种排除理性的下意识写作,不构思,不设计,只是把自己脑子里即时出现的东西记录下来,他们认为这种东西才是更好的文学。如果这是更好的文学的话,那么梦,就是尤其好的文学了,它更天然,更本色,更原汁原味。原汁原味的东西往往成分复杂,包含着更多的能量和信息。

一个人的梦是一个人的心智和人格的密码。如有人对苏菡玲的梦做一番研究,分析其成分,看哪些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哪些人和事进入了她的梦,这些



东西在梦中以何种程度何种色彩何种形象示人,社会、体制、文化如何携起手来塑造一个女人的心智、人格、道德和文化观念,以及这个女人对这些塑造的服从、接收、改造或许还有反抗,相信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苏菡玲没有做过诸如贾宝玉游太虚幻境那样的梦,没有用黄梁米饭尚未蒸熟的工夫梦见自己高中状元或者做了国王,更不会如曹孟德般梦中杀人,梦中的苏菡玲大多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一个听命于人的人,没有强大的主体性,但我们不能说她的梦格局太小,气派不大(那些胸怀天下的人做的梦也未必都如庄周的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扶摇直上九万里)。她毕竟有本事在梦中生出双翅,且确如庄子的蝴蝶那样翩翩起舞。不管怎么说,梦中的苏女士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说明她不追求地位和权力。不是梦中的她不追求权力,而是权力总是向她张开血盆大口,令其疲于奔命。看来,就是做梦,我们平民百姓(包括苏菡玲这样的政府部门低级别的公务人员)也只能做属于我们的梦。因为现实,我们的地位、身份,我们周围的环境、社会赋予我们的思想观念拘囿着我们,哪怕是梦中的我们也只会屈居人下点头哈腰,不被官兵或者强盗频频追杀就是幸运的了。正因为此,苏菡玲的梦倒是有流行小说的成分,打打杀杀闹得昏天黑地。这大概与苏女士的作家身份有关。她阅读过大量的文学名著,看过不少流行电影,对佛学之类的传统文化也颇有兴致,这些东西中的某些元素免不了会曲折地进入她的梦境。

频繁进入她梦境的事物一是她的家乡方城县徐岗村——她的出生之地。二是她的家人,父母、奶奶、儿子等。三是重要的社会人物和事物,如领袖、拉登、原子弹。四是文化:传统文化如佛教、基督教(梦者一遇危险就念般若波罗蜜、南无阿弥陀佛、唵吗呢叭咪吽、主啊救我之类);流行文化如电视剧、文化明星(如陈凯歌、李敖等)、高科技产品(如手机、电视等)。

作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从第21个梦、第44个梦、第158个梦中可以看出来当年的毛泽东对这个女童烙下了多么深的印痕,领袖人物的影响是多么强大而内在。梦中的毛泽东与梦者的父亲总是重合一处。他既像一位慈父(第44个梦),又有着无上的权威(第21个梦),又似乎正在远去:

后来,主席站起来。我和父亲一左一右两边搀扶着主席,他走出我家大门,沿着路向北走去,看上去个子很矮。(第158个梦)

有趣的是,送走了主席,梦者又与奶奶观看一部男人爱上妓女的电视剧,这应该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事物了。

翻阅苏女士这些梦我感到震惊的并不是领袖在她梦中复活了,也不是梦者的被动角色,而是另外一种东西:恐惧。原来这位温和而阳光的女士内心充满了强烈的焦虑感、不安全感,就像卡夫卡《地洞》里那些鼠类一样,梦者惶惶不可终日。其绝大多数的梦就如同卡夫卡的小品一样,演绎着这种恐惧,真个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些梦里充斥着诸多令人恐怖的事物:鬼,水鬼,怪兽,食脑巨人,歹徒,凶手,追兵,色狼,蛆虫,定时炸弹,悬崖,陷阱,棺材,死尸,这些东西都欲置梦者于死地。梦者最为纠结和忧虑的是三种事物或曰三个主题:一是儿子的安全,诸如儿子小鸡鸡被人割了(第59个梦),导游杀死儿子(第58个梦)。二是自己的安全。三是考试——读了苏菡玲的梦,我才意识到社会上那些无处不在的考试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它病毒一般渗入人的意识,令人避之不能。中国古代用科举考试规训士子,现代社会则用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规训每一个人。我们看看她的第5个梦:

有一个国家……国王制定一条法律:凡是考试得100分的学生统统杀死。

有一个家庭,父母都非常聪明,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非常善于装傻……他们从小就教儿子装傻,故意考试得很差。

孩子14岁那年,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孩子考了100分。卫兵提着刀要杀孩子,父母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从刀下夺走,拉着孩子的手飞奔。他们跑呀跑呀,后边的追兵也在紧追。

眼看追兵就要赶上来,在这危急关头,他们踩到一块正方形木板,木板托着他们三口飞速直下,一直到很深很深的地底下才停下来。

……后来男孩又遇到了同班女同学,也因考了100分被追杀,男孩

带女孩到地下室里。

一个地下人类部族开始慢慢繁衍。

从这个梦中能感觉到梦者对眼下以考试成绩为中心的教育制度何其深恶痛绝,又何其无奈。可以想见,苏菡玲期盼着儿子考试每每得到高分,但又知道可能性不大,于是产生了这种阴暗的心理:凡考得100分的学生都会被追杀。这真是绝妙的反讽。

这些梦简直是卡夫卡情景之再现。所谓的卡夫卡情景,是指人生存在那种没有多少道理的危险性和没有多少逻辑的荒诞感中。在卡夫卡长篇小说《审判》中,一个寻常的没有什么过错的银行职员突然被逮捕了,他被宣布有罪,一场荒唐的审判之后,他被秘密处决,“像一条狗”。

危险无处不在。

有些危险来自权力和科技怪物。在第129个梦中,梦者正在与李敖谈婚论嫁:

突然,听到空中一声尖厉的呼啸,一个白色的、透明的、尾部有三片支架的原子弹落在我们面前。我很快意识到危险,拼命向西北方向的树林子里跑。

背后一声巨响,整个村庄的房子都化为粉末,大树哗啦啦倾倒。许多躲在房子里的人都被砸死了,四周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毁灭的气息越来越浓。

有些危险来自男性。如梦者被色狼追杀如蚯蚓遁入土中才得救(第22个梦);一男人欲实施性侵犯,梦者咬掉男人手指后逃走(第150个梦)之类。

这个梦是典型的男性恐惧:

我穿了一条长裤,左右两边裤袋里各有一条又粗又长一模一样的大蛇。

我害怕极了！小心地用手按着口袋的封口处，不让蛇跑出来。我既怕它们在裤袋内咬我，又怕它们跑出来咬我！啊，真是怕极了，四处求救。

后来，Z拿来一把斧头。左边口袋里的蛇出来了，他一下子把蛇头给剁了。右边那条蛇还是不出来，我只好把裤子脱下来，那蛇才掉出来。（第4个梦）

也有危险来自灵魂：

我走在一条大街上，满街的人流。人们都在急慌慌地为自己的灵魂寻找另一具自己喜欢的身体，每个人的灵魂都可以从自己的躯体中出来住进别人的躯体，但一个躯体只能住进一个灵魂。

我对面走过来一个高大的白种男人，我想体验一下外国人的生活，就决定让灵魂住进这个躯体里。近前才知道这躯体早已被占领了。

这时不妙的情況发生了，周围很多人都看中了我的躯体，要住进来。我非常恐惧，因为我内心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身体的，并不想抛弃它，让它被别人占领。于是我转身就跑，跑啊跑啊，赶紧又扒上一辆卡车跑。车上有三个男人。车径直开进一个巨大的岩洞里，洞顶很低，差点把车卡在里面。车在里面转个弯儿又出来了，车后面一群人在追我。车上三个男人的灵魂，也都争抢着要住进我的躯体。我大怒：不行！不行！就是不行！（第216个梦）

死亡因而成为事实：

一个女人从后面抱着我，从她的肚子里伸出一把刀来，一下子插入我脊椎骨的骨缝里，一种钝刀切肉的痛几乎置我于死地。（第57个梦）

我死了，但意识还在。

许多苍蝇在我身体上面飞。我想挥舞手臂赶走它们，但手臂已抬不起来了，挥舞的是一双手臂的幻影。我无奈地、绝望地看着那些苍

蝇,毫无办法。(第50个梦)

很多人在抢衣服,一堆旧衣服,翻到下面,露出一个尸体,只有腹部和腿,看不见头,上半身有血,浸在水里。脚还在摇。尸体躺在腐朽的大棺材里,天哪,那是我自己。(第64个梦)

生存的恐惧转化为死亡的恐惧。看来苏茵玲比较怕死。凡热爱生命的人都比较怕死。按照梦是相反的说法,梦见死亡说明梦者正活得有滋有味。不过,无忧无虑的得意的人不会常想到或者梦到死。除非你的生命受到威胁,除非死亡已经梦魇一般抓住了你,你才会遭遇到这个黑色的荒诞的东西。所以,我断定,在内心深处,苏茵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对佛教、瑜伽这些东西的热衷,许是对这悲观主义的平衡。而这些梦,她做了,且把它们发表出来,任凭好事者进行精神分析,无疑会掩盖甚或平息她的悲观主义伤痕——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确有治疗作用。

不管怎么说,苏茵玲这些带有强烈卡夫卡色彩的超短篇小说似的梦的确值得一读。



